

对于红高粱有着无限向往的人，往往会对平安庄有太多的期待和想象。事实上，平安庄仅有130年历史，地处高密、胶州、平度交界处，俗称“三分子”。没有大户人家，没有厚重、冗繁的传统民俗。受东夷文化熏陶，有淳朴的民风，村民大多性格豪爽，为人低调。与红高粱所表现出来的气节，不谋而合。

这里130年的历史，经历过战争、饥饿和种种苦难，所以这里的人独有一份淡定

平安庄的进化史

本报记者 周锦江 赵磊

风俗自成一脉

平安庄是解放后才改的名字，以前叫“三分子”。往北是平度，往西是高密，往南是胶州。

“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个荒地，三分子荒地。全都是些荒地，没人来开垦，也没有要的，没有来的。到这儿来(种地)不是不用花钱，当时就挑着小筐，挑着篮子，使着扁担过来，然后呢刨抄着，种上菜种上地，维持生活，这就在这儿住下了。”

因为地理原因，之前的风俗文化都没有坚持下来，而是随着平安庄的成立自成一脉。

平安庄的老支书方言义说话有浓厚的乡音，老支书说，这地方没有啥独特的风俗，要说有只能是过年回家团圆，全国都一样。从130多年前过来，现在在六七辈人，“俺家就是俺老爷、俺爷、俺爹、我、俺儿、俺孙，六辈人。村里姓郭的最多，其次是姓方的，再就是姓杜的。”

“我从1966年就干的青年书记，1970年入的党，一直在党支部，1992年‘两推一选’让我干的。当时24个党员22个推荐。退下来，公家的事就不用那么操心了。现在没有事，闲耍。”方言义说起当年脸上还是写满了荣耀。

“我在任上修了路、通了水，见证了土葬变火葬”，方言义的一生都在平安庄里，还曾一度与莫言的父亲共事。为了推广火葬，在1973的时候开始推行火葬，大家都表示难以接受，作为村支书，方言义只能事事带头，在父亲去世后选择了火葬。

方言义当时顶着各种压力，直接后边好多年背后还有人议论此事。

胶河畔的故事

在距平安庄6公里左右的孙家口，当年在这里有一场重要的伏击战，平安庄的村民无人不知。

翻阅史料得到，1938年农历三月十六，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组织军民400余人，在胶州沙河公路孙家口村利用青纱桥及周围的地形，伏击了由平度返回胶州



村里满是丰收的喜悦，不过收获的是黄色的苞谷，不是红色的高粱。

的日寇。此战毙敌39名，其中击毙一名日军中将中岗弥高，并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，子弹1万多发，同时并有10余名伪军被俘。一举震动了胶东半岛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，鼓舞了胶东人民全

民抗战、长期抗战的信心与决心。

日军修复胶沙公路时，强迫百姓出工，百姓撇开自己的活不干而去修路，受苦受累，有时还得挨打挨骂，分文不得。这条公路通车之后，日军驾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常以两侧的建筑物或树木、碑碣、甚至平民为目标开枪射击取乐。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孙氏，在菜园里劳动，一时未作躲避，竟被日军一枪穿透了胸膛，当即死亡。

当时的老百姓生活的心惊胆战，一不小心就掉了脑袋，但是中国人不服输，也正是百姓的不断抗争，才给我们换来了安静和平的生活。

平安庄的村民有着一份独有的淡定。

“以前都靠河吃河，常年淌水，现在胶河都不大动了。鱼、虾、螃蟹之类的都可以在胶河边找到”，方言义回忆。

这一点在莫言的小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。

在《红高粱》小说中，莫言就有极细致的抓蟹描写：螃蟹趋光，正向灯影聚拢。父亲和罗汉大爷静坐着，恭听着天下的窃窃秘语，河底下淤泥的腥味，一股股泛上来。成群结队的螃蟹团团围上来，形成一个躁动不安的圆圈。父亲心里惶惶，跃跃欲起，被罗汉大爷按住了肩头。“别

急！”大爷说，“心急喝不得热粘粥。”父亲强压住激动，不动。螃蟹爬到灯光里就停下来，首尾相衔，把地皮都盖住了。一片青色的蟹壳闪亮，一对对圆杆状的眼睛从凹陷的眼窝里打出来。隐在倾斜的脸面下的嘴里，吐出一串一串的五彩泡沫。

这些故事就在胶河畔上演着。

对粮食有种天然的敬畏

10月16日清晨，方言义的早餐餐桌上摆着小米粥、馒头和咸菜。煮小米粥所用小米是自家种的、馒头是自己田里麦子磨的，咸菜也是自己种的萝卜腌制。

对于高粱是什么味道，方言义已经想不大起来，也不愿再去回味。

东北乡，概念就是人少地多，就像当时闯关东的时候一样。地理位置就是在高密东北，河崖、胶河以北、大栏乡这些地方。这个地方因为地势低洼，地下水极其丰富，往下打一两米就能出水，以前还经常涝。而且土地偏碱性，即便是现在也不能用地下水浇灌，浇两三次土地就会板结，很难调理过来。再往南地势就高了，种啥都行。

上世纪上半叶，大家迁至平安庄，为了种高粱，还专门派人

莫言获奖，平安庄的人们依然继续着自己的生活。

